

在限制中看見生命，生命自會找到出路

文／臺中榮總實習藝術治療師 王士娟

初到安寧病房進行藝術治療實習時，我看見許多的哀傷與眼淚，然而隨著時間的增加，感覺到安寧照護不只是面對死亡，而是一個溫暖、充滿溫度與愛的地方，在這一年中，與安寧醫療團隊一許碧珊主任、蘇家禾醫師、徐金菊專科護理師、王華雯藝術治療師、黃玉惠護理長、116病房護理師們、安寧共照護理師黃齡慧與沈佳蓉等老師們的指導學習下，我看到大家用心細心的照顧病人、照顧家屬，盡力協助病人與家屬在人生最後的旅程，可以獲得安心與舒適；在與病人與家屬相處的時光中，我聽到了許多生命的故事、看見不捨的眼淚，也看到在生命最後真摯的愛與連結。

實習將近尾聲時，有一位病人詢問我：「妳會不會認為醫院是充滿悲傷的地方？」，我沉默了一會，我回應她：「我覺得有悲傷也有快樂。」

運用多元媒材的藝術創作，是我在實習過程中最常陪伴病人與家屬的方式，而在這些個案當中，有一位安寧共照轉介病人讓我印象深刻。她因乳癌腦轉移而住院治療，初次見到她時，她聲音爽朗、面帶微笑，侃侃而

談；在晤談過程，她談到了疾病帶來的身體不適以及生活的轉變。初次罹病診斷時，從震驚、難過、逐漸接受，以及坦然面對生命的限制，從言語與創作中，我看到了她面對疾病堅韌的態度，有一次完成作品時，她看著閃閃發亮的瓶子內亮粉及其他飾品的流動，眼睛亮了起來，專注地望著它流動，彷彿在那一個時刻，我們可以忘記疾病這件事。

在第二次的創作中，她以輕黏土完成了小雛菊的創作，一邊認真的搓揉、塑型，完成後她看著作品，即使與自己原先想像的有落差，她仍笑著說，跟想像的不同，太挑戰自己了，她沒有因作品不如預期而否定自己，只是笑著接受它。

隨著後來幾次住院治療，她分享的不再只是疾病，她與我分享出院後想做的事，也談起在疾病路上，一路陪伴自己的朋友、醫護人員，表達對她們的感謝，也談起與母親的誤解和心裡的遺憾，努力學著理解彼此不同的愛與關心方式。

我慢慢發現，在藝術治療中，我們能做的不是讓病人忘記疾病，而是在這

當中，重新找回那些生活裡值得期待的；對她而言，或許這些不只是單純的作品，而是在疾病之下，我還願意嘗試、願意期待、接受不完美的歷程。

在實習前，我以為安寧藝術治療的過程，是陪伴一個人走入生命的終點，但真正走進來後我才理解，安寧場域的藝術治療，是在有限的時間裡，陪伴一個人繼續活出自己的樣子。生命或許會因疾病而改變，身體可能會逐漸失去原本的力量，但一個人的夢想、幽默與創作力，對於生活的熱愛，並不會因此而消失。

然而，隨著疾病的進展，生命的腳步前進的比預期更快，她的病情逐漸惡化轉入安寧病房。再次見到她時，她已無法像先前一樣與我分享創作、談論未來，更多時候，是靜靜地躺在病床上睡覺，由家人陪伴在身旁。

那一刻，我真實的感受到，在治療歷程中並不是每一次都能迎來下一次創作；有些道別，也可能來得比預期早，我開始學習不只是陪伴個案，也開始學習陪伴自己的失落哀傷，並用創作（圖一）來回應這段真實的治療關係、也回應自己的失落哀傷；在作品中，白雪開始融化，露出了土地與草地，並從土裡長出了一朵白色小雛菊。在創作過程中，我感受到或許她的生命已經用另外一種方式，獲得

新生，並以另一種形式延續下去；而我的腦海裡一直回想到她說過的一句話：「生命自會找到出路。」

每一次走進病房，我提醒著自己，珍惜每一段真誠陪伴的時光；我想這也是她留給我的禮物，讓我明白，在藝術治療裡，我們可以在有限的時間裡，陪伴一個人真實地活著；也學習治療者在每次的相遇與道別之間，學會承接哀傷、理解失落，並帶著這份溫柔，走向下一位需要陪伴的人。🏥



▲ 生命自會找到出路（回應創作）。



▲ 藝術治療陪伴家屬創作黏土手模與病人的永恆連結。